

一部特殊的“图录”

——介绍山西省太原崇善寺摄影集

李际宁

版本图录是了解古籍版本知识的重要工具。

前人没有今天的照相技术，没有当代意义上的“版本图录”可藉观摩，为了解善本书的版式，比较其纸张特点，于是发明了辑录“书影”的形式。其做法是将原版书籍的零叶一张一张收集拓裱起来。一部“书影”在手，犹如无数善本原籍在焉，展玩、收藏、研究皆可，既有欣赏价值，又是学术研究工具。这是那个时期的“图录”。这种“图录”也有缺点，就是代价太大，这不是一般藏书者能够“玩儿”得起的，特别是“宋元书影”，除价值不菲以外，仅就那稀罕如凤毛麟角的宋元残叶，一般人又向何处去寻。

清末杨守敬在日本访书，以“留真谱”的形式，将收集到的珍稀古籍摹刻上板，印刷流传。叶德辉在《书林余话》中对他的《留真谱》有说明：“所谓留真者，于宋、元旧本书摹刻一二页，或序跋，或正卷，藉以留原本之真。”这大约是由于当时照相影印技术的限制。当时人们认为，这种“留真谱”也是记录古籍善本“原貌”一种满不错的方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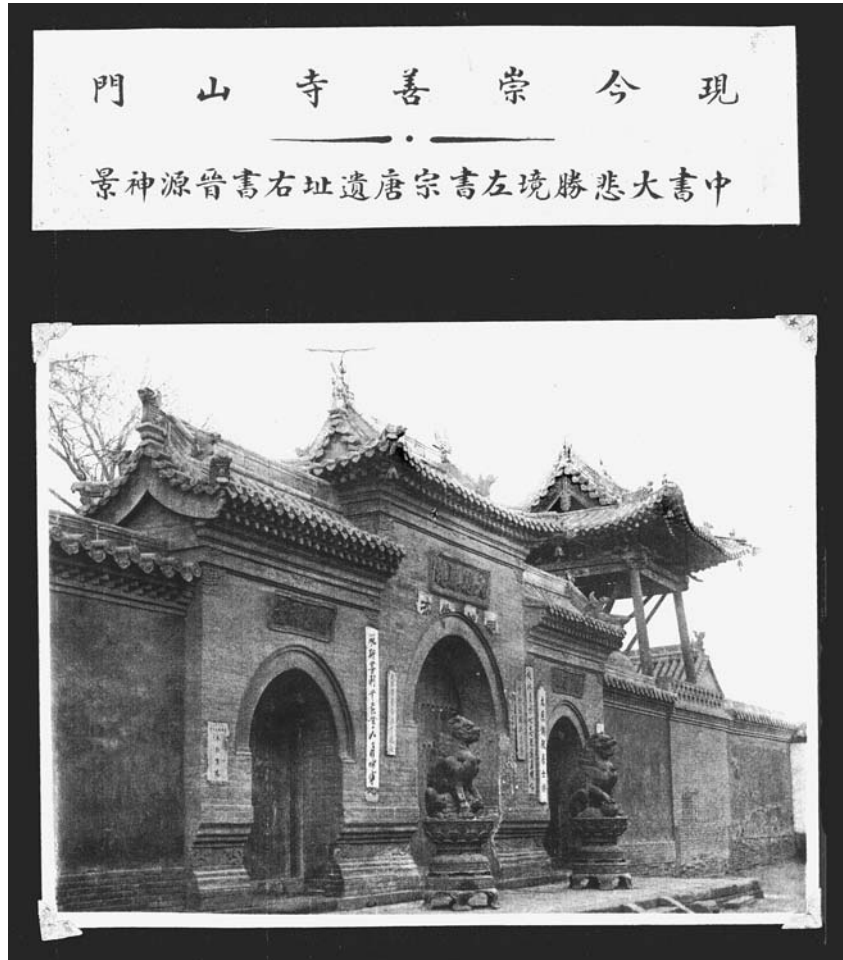
再后来，照相影印技术简便易行，才出现了真正影印的“图录”。1959年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，由赵万里、冀淑英先生主持编辑的《中国版刻图录》出版，成为影印图录的优秀范例。当然，现在利用彩色印刷技术出版的图录更多，丰富的色彩，也记录了更多的信息。

在各种“图录”中，笔者还见到过另一种“图录”。

几年前，一次去拜访好友，他知道笔者嗜好佛教大藏经，闲聊中间，说要给笔者看一个东西。及至拿出来看，是一册影集。待打开来再看，笔者不禁欢喜起来，这竟是一册介绍山西省太原崇善寺历史和收藏品的照片集。看到重要资料，笔者当然不能随意丢掉，俗话说“好记忆不如烂笔头”嘛，况比较版本，无论多好的记忆，都不如照片来得准确、详细。于是又翻拍又复印，总算为自己“做”了一部复制品，仔细收藏好。

不久前，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的旧照片中，又发现了一部同样的影集，硬厚纸板为上下夹装，高35.5厘米，宽28.5厘米，收入图版28幅。表面看来，这部图录内容与前次所见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是制作形式已有变化，集中之照片虽然还是原来的照片，但已经能够看出是再次翻印的，远不如原版清晰，更重要的不同是这一册的全部说明文字都采用了石印方法。这是很不一般的、超乎常规的做法。一般说来，照片集的说明文字本不多，如果少量加印复制，似乎手写更简便，而要大量复制，以当时的印刷技术言，或许以石印来得更迅速和方便。想来当时“制作”这部“图录”的主人很重视这份崇善寺资料，为了将这部“图录”多“制作”几份以分赠师友，故特意采用了能够大量并快速印刷的石印技术。

这部图录的特点在于它与一般照片集不同，在照片以外，还加入了石印的说明文字；它又与普通印刷的“图录”不同，是照片与石印文字的结合。顺便说一句，图录中的“崇善寺旧平面图之放大图”则是晒蓝图。以笔者之见，这可以说就是一部特殊的“图录”。



照片集中的崇善寺山门

不惟如此，它还是一部重要的大藏经的资料集。

笔者浅陋，在收集佛教大藏经资料时，对山西省崇善寺收藏有大藏经的事儿，虽略有所闻，但知之甚少。后来稍稍留意，先寻到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的、由张纪仲等人编辑的《太原崇善寺文物图录》，这部图录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崇善寺的历史，但是对寺藏藏经的介绍，几乎没有几幅图版可以欣赏和研究。再稍后往日本访学，又有机会读

到吉井方纯 1942 年撰写的《太原崇善寺发见の碇砂版藏经に就いて》一文，文章发表在日本《密教研究》第 80 号上。吉井的文章在简单介绍崇善寺的历史后，对该寺收藏的《碇砂藏》存卷做了简单调查。最新的研究介绍，是 2000 年社科院宗教所何梅发表的论文《山西崇善寺藏〈碇砂藏〉本的价值》。她的文章，利用该寺收藏的《碇砂藏》对《影印宋版碇砂藏》遗留问题做了补充研究。

在这部特殊的图录中，保存了许多有关崇善寺的重要介绍，笔者以前竟未得见，岂非“福薄”？今天看到了，又怎能不欢喜！这部“摄影集”的扉页有题记：

太原崇善寺存有宋元板藏经各一部，近年竟无人知。上年冬，宋居士云普来自北京谒庙礼佛，得见此经，惊为奇宝，急以相告，原面禀省长苏公，奉谕会同贾、刘两秘书检点保管，竭两月之力，从事者十四人，始得竣事。虽不免残缺，而大都完善。此外，尚有明板道藏一部，佛藏三部，及西夏文经经首，名僧刺血书经，亦大都完善。诚有数之奇珍，不仅价值连城。择要影印，以广流传。妥慎保管，以垂久远。微宋居

士莫由发现且检点之力尤多也，微苏省长莫由保存且计划长远之计尤详，灵原遵循有自，寡过未能，谨志颠末，以影片恭赠涵老丈惠存。

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二月十日。

乡后学叶灵原恭识（“叶灵原印”阳文）、（“岛庭”阴文）。

各图的说明简洁明了，比如崇善寺旧图，有文字说明：

此寺在太原城东南隅，旧名白马寺，屡经兴废，至明晋王因荐母重修，殿宇宏伟，僧众繁盛，于清咸丰间毁于火。光绪间，前殿地改建文庙，现在只存最后之大悲殿。据该寺僧云：每于深夜课罢，时闻经声佛号如数千百人，余泽尤存，咸认为复兴之预兆。

笔者尚有机会访问崇善寺，据去过的先生告知，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崇善寺的规模并不大，似乎仅存大殿。但是从图录上看，40年代初，崇善寺的牌楼、山门、大悲殿、西院、东厨院香积堂等建筑都还保存着，殿内供奉着观音、金刚。寺前存唐代负碑赑屃，寺内有明代成化年间修寺古碑，甚至崇善寺鼎盛时期的寺院全图也保存完好。

崇善寺建筑的损毁，或许与战争有关，所幸的是收藏在这里的多部大藏经还保存良好。

崇善寺收藏的宋元明佛教大藏经及明版道藏，是这部“图录”刻意介绍的重点，其书影多达20幅，这些照片传达了许多重要信息，谨举几例：

一、 《毗卢藏》“化”字号《合部金光明经》卷第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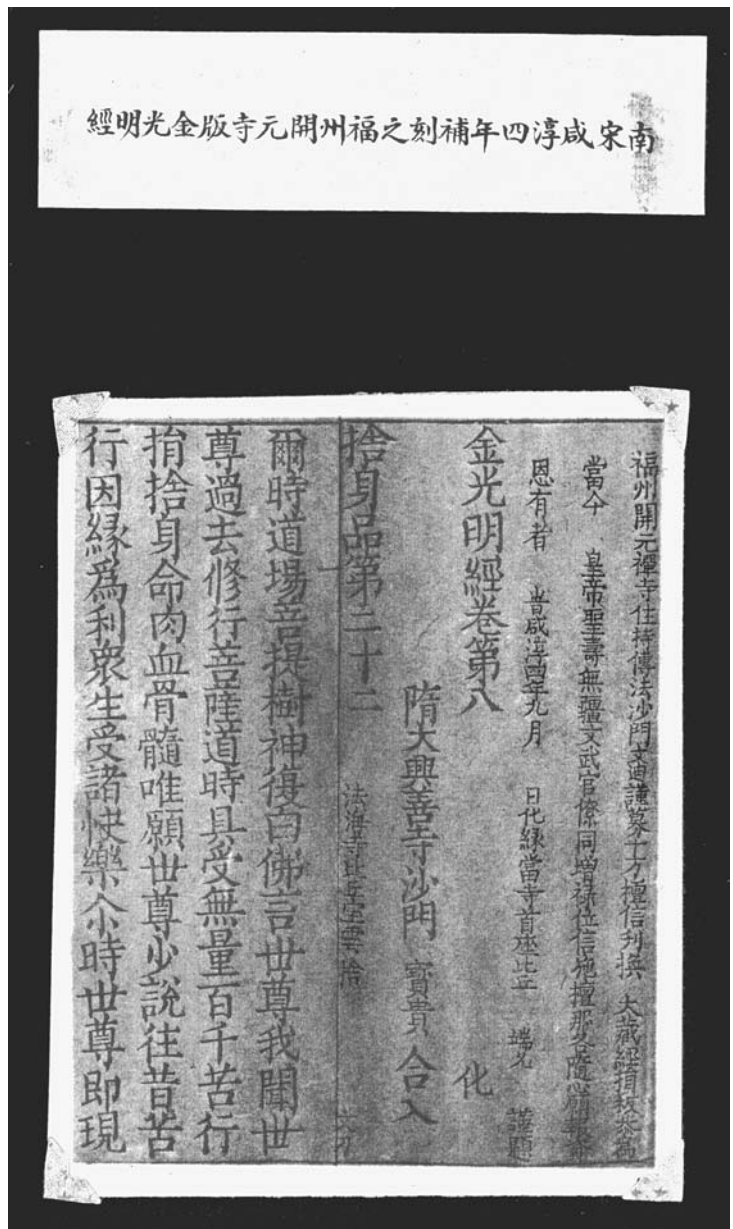
照片整理者题写说明：

南宋咸淳四年补刻之福州开元寺版金光明经。

从图版上可以看到此经卷首的题记：

福州开元禅寺住持传法沙门文迪，谨募十方檀信，刊换大藏经损板，恭为当今皇帝圣寿无疆，文武官僚同增禄位，信施檀那各随心愿，报资恩有者。时咸淳四年（1268）九月 日，化缘当寺首座比丘端允谨题。

根据日本智恩院收藏的《毗卢藏》题记知道，本藏《合部金



咸淳四年补刊《毗卢藏》

光明经》的雕板时间是“宣和八年正月”，其实就是靖康元年即公元 1126 年。一百四十余年以后，大概经板已经有许多损坏，故有“刊换大藏经损板”一事。这可是《毗卢藏》研究中少有的补板资料，极为重要。虽然大藏经学术史上曾经提到有咸淳四年补板一段历史，但是以笔者所见，似乎从来没有文章书籍刊布过有关的图版，更不用说图版中间透露出来的其他详细资料。从这件照片来看，第一版上有“法海寺比丘宝云舍”几字，这也是补版的集资者。补换的经版上，还有刻工“文刁”署名。补版的字体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做比较，但是从整体上看，似乎补版与原版其他各经没有太大的出入，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颜体风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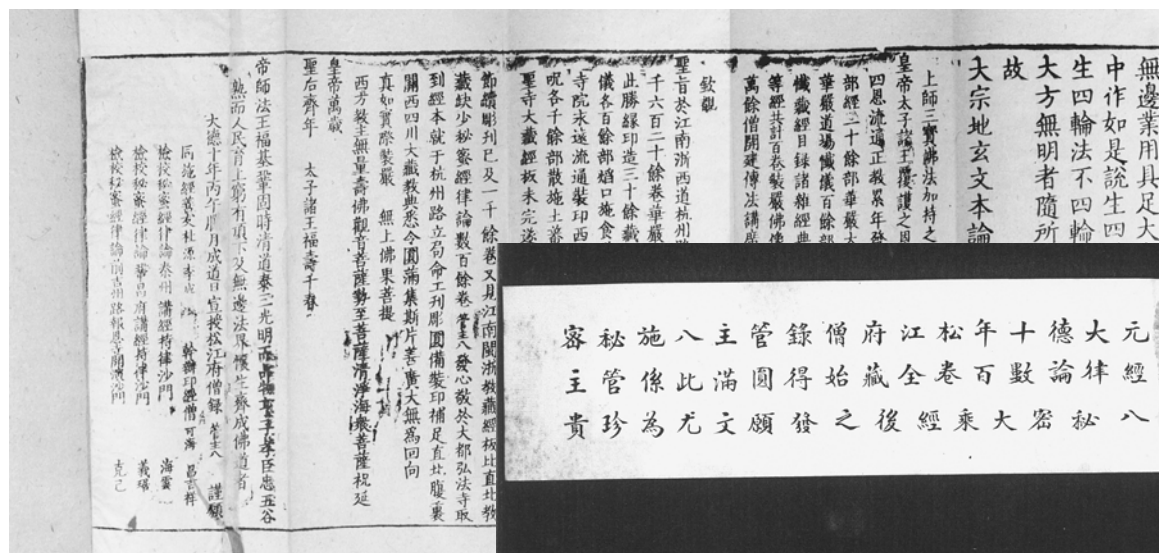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管主八刊经题记

整理者选取了多幅《碇砂藏》书影收入“图录”，其中最重要的要算管主八题记。整理者的说明写道：

元大德十年，松江府僧录管主八施秘密经律论数百卷，全藏始得圆满。此系管主八秘密大乘经后之发愿文，尤为珍贵。

元代大德十年，松江府僧录管主八续补《碇砂藏》的秘密经，于是在这些经版上留下了许多题记，有长有短，其中以《大宗地玄文本论》卷三的题记最长、最重要。过去这条题记只在日本善福寺收藏本中发现有保存，1994 年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《碇砂藏》中也发现了这条题记，现在，我们又从“图录”中知道，崇善寺也有收藏。

手边有了两部同本，习惯性地要做版本比较。这一比，问题就出来了，两本尽管同板，但是却有不同的地方，比如题记的前半部分管主八提到他施印的经典数字，两本就有相当差距。国图本作如是：



国图藏

上师三宝佛法加持之德，皇帝、太子、诸王覆护之恩，管主八誓报四恩，流通正教，累年发心，印施汉本大藏经三十余藏，四大部经三十余部，《华严》大经一千余部，



经、律、论、疏钞三百余部，《华严道场忏仪》百余部，《焰口施食仪轨》三千余部，《梁皇宝忏》、藏经目录、诸杂经典不计其数……

崇善寺本作：



日本出版《大藏经成立与变迁》插图



崇善寺收藏之西夏文残片

上师三宝佛法加持之德，皇帝、太子、诸王覆护之恩，管主八誓报四恩，流通正教，累年发心，印施汉本大藏经五十余藏，四大部经三十余部，《华严》大经三百余部，经、律、论、疏钞五百余部，《华严道场忏仪》百余部，《焰口施食仪轨》三千余部，《梁皇宝忏》、藏经目录、诸杂经典不计其数……

两本版本相同，刊版的各个细微之处也相同，惟管主八施经数不同，颇耐人寻味。

三、西夏文残片

“图录”中还收录了一幅西夏大藏经残片，说明上写道：

西夏文经首残片，为西夏国王李元昊与野利仁荣所创，元大德年间松江府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之一，非常贵重。

元代在杭州大万寿寺刊河西字大藏经版的盛况，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史料中感觉到，惟时代不同，当年雕印的原物，今天已经很难找到，甚至只字片纸，亦为珍宝。有趣的是，即不是杭州，也不是西夏故地的崇善寺，却保留了这部西夏文大藏经的痕迹。

这张西夏文大藏经残片笔者并不是第一次见到，最初见到它，是在日本百花苑出版的《大藏经一成立与变迁》一书中。当笔者在崇善寺“图录”中再次见到它时，不禁愕然！原来《大藏经一成立与变迁》一书中所用的图版，竟是山西崇善寺的旧藏。这样就有了一些疑问，

百花苑的《大藏经一成立と变迁》出版的时间是 1964 年，崇善寺“图录”的时代是 1942 年，后者的时代更早，按说原件应该保存的更好，更完整。可是，作为时代更晚的《大藏经一成立と变迁》，它所用的照片，却较崇善寺“图录”上的还要稍稍完整一些。莫非在崇善寺“图录”之前，日本人已经将崇善寺的资料做了摄影？笔者还要问，这张残片原件，现在何处？

这部山西省崇善寺的照片集，保留了许多重要信息，比如，它还揭示崇善寺曾经收藏过一部明版正统《道藏》。总之，这部资料集的确是一部介绍崇善寺收藏品的难得的、重要的“图录”。